

星期天夜光杯

王振义

一株清贫的牡丹, 我做到了

◆ 李泓冰

他安坐在沙发上, 黑色的皮面磨得很旧了。背后是那幅他最爱的油画《清贫的牡丹》。他喊阿姨给我泡杯咖啡, 说他也。阿姨咕哝, 今天喝的第二杯了。我一看是速溶的, 说, 年轻人都喝手冲, 至少是胶囊的, 您喝一辈子咖啡, 这么不讲究? 他笑: 有得喝, 不错了。

茶几上, 放着一张明信片, 就是那幅画。我读出上面的话: 我愿做一株清贫的牡丹——王振义。他淡淡地说: 我想我做到了。

画家曾问他, 您的牡丹想要什么颜色? 粉红、朱紫? 他毫不犹豫: 白色。唯有牡丹真国色。配得上一个有香气的灵魂。

王振义图 新华社



一场秋雨一阵凉, 热浪从申城退场了。2024年9月25日, 一年中第12次去拜望王振义院士。拿了一束花送他: 王老师, 再过两个月, 您一百周岁了。他笑, 现在, 我是99.9岁。

我说, 您“封神”了! 他笑, 哪里神了? 倒是国家把这样重要的奖, 给我这个普通医生, 很神。

这个月, 王院士被授予“共和国勋章”, 根据主席令, 全国仅四人获此殊荣。

他在国内外获奖无数, 但放弃了大部分奖金——那足够买几套上海的好房子, 他也放弃了血液学著作稿费, 放弃了“神药”专利, 只为了奖励后学, 为了让同行买得起书, 为了让白血病人吃得起药。所以, 在生活的100年的上海, 他上无片瓦——这间房, 不是他的: “瑞金医院为我租的, 以后还要。”

家里的一切, 都朴素得像停留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但从不缺鲜花, 花影浮动, 花香氤氲。他爱花出了名儿。小男孩时, 他就蹲在花园凝视: 它们为什么有这么多颜色?

他捞起手机, 挪动手指, 从“收藏”里找出俄罗斯小提琴家马克西姆·文格洛夫演奏的贝多芬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他酷爱的第三乐章, 辉煌而又轻松, 那淳朴的色彩和充沛的活力, 让窗外的雨丝都沾染上欢乐和热情。他陶醉地笑, 我是学过小提琴的哟!

1

蜿蜒万里的扬子江, 浩荡冲向大洋, 吞吐出襟江带海、勾连全球的上海。一百多年来, 这座城市给了很多人蔚然成家的机缘。

比如王振义。

他的童年, 在那些恢宏错落的记忆碎浪里, 沉沉浮浮, 让他的眼神瞬间明亮——

“小时候, 在鸭蛋形的餐桌旁, 我爸爸每周都要考校8个孩子的功课, 好的表扬, 不好就要惩戒——我是唯一没有被罚过的!”

王家5个儿子, 凑成“仁义礼智信”。100岁的次子振义, 像少年时一样聪明且谦和的细眉细眼里, 泛起了“难般”的得色。

他的家族, 是上海近现代发展的缩影。

爷爷王西星从事外贸, 有“巨商”之名, 曾在上世纪初, 组织行商抵制美货, 其振臂一呼登上了《申报》, “各具天良, 莫徒贻外人之窃笑”; 更与知交沈敦和, 联手抵御时疫, 捐建了红十字会。父亲王文龙供职保险公司, 笃信教育救国, 子女个个出色。王振义是一代名医, 其余兄弟姐妹亦在电力、交通、金融等领域头角峥嵘, 而今也在上海的五弟王振信, 曾是上海隧道建设公司副总工程师, 上海隧道工程设计院院长, 对上海地铁有开创之功……

他自己, 从萨坡赛小学(今卢湾第一中心小学)的淘气包、震旦大学附中(向明中学前身)的跳级生到震旦医学院(上海交大医学院前身)的年级第一名, 毕业时领誓“希波克拉底誓言”, 从广慈医院(今瑞金医院)管40多张床的住院医师, 到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校长; 从上海卢湾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到全国人大代表; 从201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到2024年共和国勋章获得者……法语几乎也是母语的他, 活动半径基本都在卢家湾——上海市中心最优雅的区域之一。

在这里, 他惊惧过革命烈士在眼前遭遇冷枪、愤怒过日占时期在租界铁门外的难民哀号、感动于解放军进城的露宿街头, 也在新中国喜滋滋娶回同住高安路的芳邻、校友, 美丽的谢医生; 更无数次穿梭于高安路老宅、瑞金二路的医院、重庆南路的医学院, 从那个风一般的少年, 到满腹问号的医者、循循善诱的师者、活人无数的白血病“神药”发明人……

他没有辜负在卢家湾生命里的每一天。

没有人比他更懂, 什么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最盼望国家富强, 百姓安稳, 我能做一个好医生”。他的告白, 终生不变。

2

『算了一下, 我这辈子只做过四件事』

他是在金山、嘉定以及皖南, 都做过“赤脚医生”的。聊起当年他用四味中药, 医好了黄山脚下小村流行的痢疾, 他还有孩子式的满足——谈及荣誉, 他很淡然; 说到治病, 那份医者的成就感, 浓烈得灼人。

“算了一下, 我这个人, 大约只做过四件事。”他当真掰起了手指头。

“第一件, 是解放初, 到浙江嘉兴为解放军治疗血吸虫病。”

当时为了渡海解放舟山群岛, 战士们在太湖练兵, 游泳、驾舟, 没想到被湖汉滋生的血吸虫“叮”上了, 严重影响战斗力。青年医生王振义挺身而出, 妙手回春, 立了三等功回来。

“第二件, 是抗美援朝, 我去了东北中朝边境, 为志愿军治病。”

他遇到了“怪病”: 一大群战士咳血、头痛, 被诊断为肺结核并伴有结核性的脑膜炎, 用药却不见效。他注意到, 很多战士提及, 经常在河汉、田垄里捕捞小鱼小虾, 战事紧张, 经常来不及煮熟就急急咽下。他恍然大悟, 想起熟读的《实用内科学》相关描述, 又到显微镜下观察病人的血痰, 果然, 原来是肺吸虫病! 没煮熟的小龙虾, 体内有大量肺吸虫。对症下药, 战士们豁然痊愈, 部队领导大喜过望, 授予这位上海来的大个子医生二等功。

“第三件事, 是发现了全反式维甲酸能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

这是最凶险的一种血癌, 几乎沾上就意味着死亡宣判。他的妻子谢医生是儿科大咖, 为了手上一名罹患此病的女孩已无力回天而难过, 王振义把精研了七八年的全反式维甲酸, 用于临床, 把“坏细胞”转化为“好细胞”, 女孩起死回生。这样的奇迹一再发生, 他的新药使95%的病人症状缓解。白血病治疗的“上海方案”, 让国际医学界刮目相看, 把国际肿瘤学界最高奖凯特林奖, 颁给了他, 评语中称他是“人类癌症治疗史上应用诱导分化疗法获得成功的第一人”。他的论文, 成为全球百年来引证率最高和最具影响的86篇论文之一。

“第四件事, 是‘开卷考试’, 我来做年轻医生的‘拐杖’。”

这是他晚年自创的考试名目, 所考全是“附加题”——血液科每周拿出一个真实疑难病例做课题, 由年轻医生提出困惑, 他提前上网查阅资料, 深思熟虑, 每周四到科室来给予回应, 共同讨论。这一考, 就是20年。年轻医生们临床科研工作太忙, 他愿意替他们泛读文献资料, 精选给他们, 应用于临床。“开卷考试”的结晶, 《瑞金医院血液科疑难病例讨论集》已出版了三册。说起治疗, 他细眯的双眸中依然有光。

3

画好『抛物线』, 让弟子们接力攀高

“小陈不容易, 这一年在海医做了很多事。现在是海医的校长了。”这“小陈”, 说的是海南医科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陈国强, 也是他的得意弟子之一。

他的门下, 不只桃李芬芳, 更有众多足以自立门户的栋梁。他有个“抛物线”理论, “你到了高峰, 就意味着要走下坡路了, 就要让贤, 让更年轻的人才顶上去。这样抛物线才能不断向上——不是说到你做不动了才让, 那就有了起伏, 很浪费”。他在血液学研究如日中天之际, 把上海血液学研究所所长让位给得意门生陈竺, 陈竺将之带入“基因研究”新境界, 把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峰。他用这种人才观, 托举他优秀的弟子们, 陈竺、陈赛娟、陈国强, 一代代攀向高处, 成就国内科技界难得的“一门四院士”佳话。

聊天中, “为什么呢”, 是他的口头禅, 他会蹙着眉毛想想, 自问自答。

“阅读, 思考, 很要紧。要始终会提问题。我的习惯, 凡事一定要问为什么, 永远不要放过任何问号。”

这话, 听他说过N次了。这也是他对学生的期许。

想起刚读到的一则故事: 罗素问剑桥哲学教授摩尔: “谁是你最好的学生?” 摩尔答: “维特根斯坦——学生中, 只有他听课时老是有一大堆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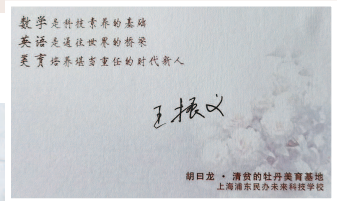
果然, 他的预言成真。有人又问维特根斯坦: “罗素的哲学为什么落伍了?” 维特根斯坦答: “因为他再也不问‘为什么’了。”

看来, 追问“为什么”, 是成就大师最重要的力量——没有之一。

告别时, 我说下次再聊。他笑: 你也是蛮奇怪的, 一直要和这么老的一人聊天, 为什么呢?

——因为每次和你聊过, 都像充了电一样呀!

就像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 明亮、温暖、快活……



扫码看视频